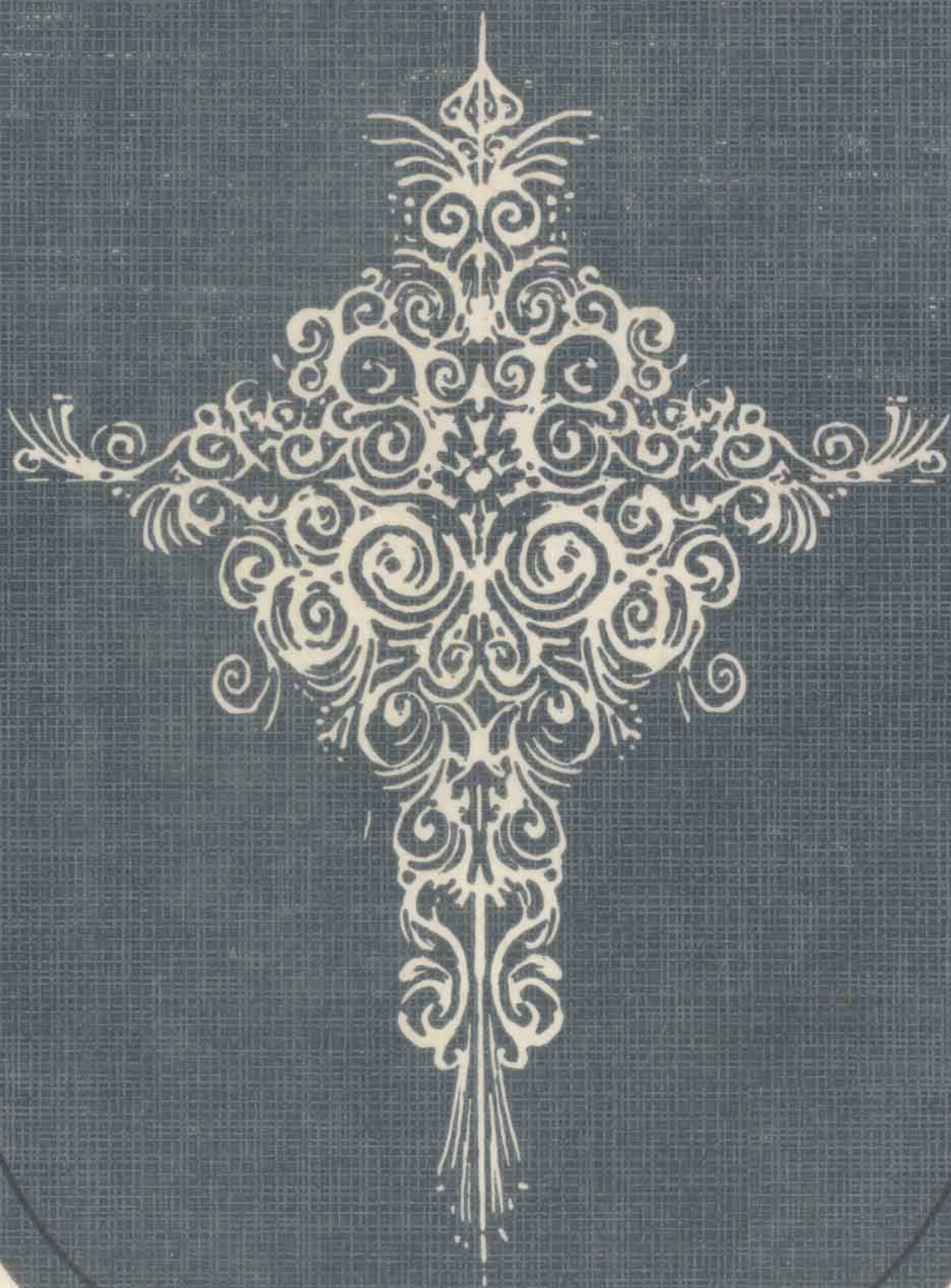


現代詩的欣賞

三民書局印行 / 周伯乃著 / ①88 三民文庫



周伯乃著

現代詩的欣賞
(一)

三民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四版

© 現代詩的欣賞（一）

基本定價壹元壹角壹分

著作者 周

伯

乃

發行人 劉

振

強

出版者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撥：〇〇〇九九九八—五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二號

三民文庫編刊序言

書是知識的匯集，知識是人人必備的，因而書是人人必讀的；我們出版界的責任，就是要提供好書，供應廣大的需要。不但在內容上要提高書的水準，同時在價格上也要適合一般的購買力，至於外觀求其精美，當然更是印刷進步的今日應該做得到的。

知識是多方面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知識，文學、藝術、哲學，歷史的知識，莫不為人所必需，推而至於山川人物的記載，個人經歷的回憶，也都包括在知識的範圍以內；這樣廣博知識的匯集，就是我們所要出版的三民文庫陸續提供的讀物。

在歐美日本等國，這種文庫形式的出版物，有悠久的歷史及豐富的收穫，人人愛讀，家家傳誦，極為我們所欣羨。近年來我國的出版界，在這方面亦已有良好的開始；我們願意站在共求文化進步的立場並肩努力，貢獻我們微薄的力量，參加栽種的行列。我們希望得到作家的支持，讀者的愛護，同業的協作。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雙十節

三民書局編輯委員會謹識

長城之磚

朱西甯

在我接編「新文藝」月刊之初的種種構想裏，是很想把積壓在內心不止一日的許多欲望能够藉這個文藝雜誌實現一些。不幸我的雙臂如此之短，渴欲擁抱的復又如此之大，而客觀的掣肘也在在皆是，我也是十分的自知。爲詩和詩人朋友們在膚淺的現實裏深受冷落甚至奚落所感到的憂傷，以及欲使詩民族的子孫稍稍張開眼來認認現時代的詩之面貌，不過是很沉很沉的牀前明月光罷了，或者便是主要的一點意圖罷？這樣說來，我的野心似也着實的不致叫人吃驚了。

最理想的人選，在我的心目中自然是葉泥了，便再次的請他爲「新文藝」寫「現代詩的欣賞」專欄。誰沒有一懷沸騰的火熱呢？儘管我們都沉默且已冷却够久的了。然而給案牘勞了形的葉泥，一口馬齒給我的是苦笑；儘管往常是那麼多的慷慨激昂，但我確信他不是跟我要片兒湯。那

天爲將去金門的管管餞行和給越南歸國渡假的洛夫接風，周伯乃趕到我家來通知管管的班機起飛時間，這是我第一次和伯乃見面，而從來不幹正事的沙牧居然也幹起正事的把伯乃推薦給了「新文藝」的「現代詩的欣賞」專欄，我是極樂意的接受了。「現代詩的欣賞」便是從「論詩與詩人的存在」開頭，逐期逐章的在「新文藝」刊出。

我想我也是不例外的存有一種把這一代的詩看作藝術中之貴族的偏見，儘管我是朝聖一樣的膜拜着它。早在我讀了一些今日大陸的「詩」以後，從那些數來寶加上廟籤式的「詩」裏，我就曾堅信這一代的中國詩是在我們這裏，一如這一代的中國小說是在我們手裏是一樣。從自我懂得在我自己的小說寫作過程中，從不會讓讀者闖進我的寫作要求裏來干擾我。我想除了奉「生命」之命不奉任何之命而創造，這是我們的詩不流于廟籤，小說不流于報導新聞的一分自由罷？那末「讀者」是甚麼呢？覺得可笑起來。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余光中的二分法雖然俏皮而且實用，但是縱使全票讀者也未必就能或者就願接受這一代的詩。以晦澀來搪塞自然是跡近托詞。吳夢窗的詞就會被張叔夏、胡雲翼、劉大杰，甚至胡適等作類似的指責，雖然那是四五流詩人對一流詩作的褻瀆，誰能說如今或將來不是遍地皆是張叔夏之流的人士呢？我無意要把這一代的詩人統統許爲吳夢窗，尤其沒有意思要把吳夢窗當作甚麼偶像；藝術的水位不可能有警戒線，也決不允許有。任何一件傑出的藝術品之恆不爲當代甚至相當久遠的後世所接受，總不外是突破存留較久而

不甚前進的傳統界線，躍越了一般的欣賞習慣；以吳夢窗的詞爲例，便是完全擺脫了傳統上理性的羈束，將時間與空間，現實與假想交錯雜揉，修辭但憑一己感性所得而不依理性所慣知習見的層次條理。因是之故，不必說當代，即使七八百年後，且是七八百年後的文學大家，仍不免由於不能接受而諸多譏議，確實令人臉紅。

然而藝術的這種創作與欣賞之不易調和，儘管很有些歷史性的樣子，却並非絕望；在大衆傳播工具如許發達的今代，中年級的兒童和上班的爸爸早餐桌上爭報紙，人心自然不必再古。「現代詩的欣賞」是磚是玉，不在話下，貴乎有人在做，有人支持這樣做，也便一定有人受惠。我們誰也無權硬把這一代的詩人拉下馬來，命令他們必須創作「工農兵」，必須大衆化，但我們可以介紹、批評、剖析，使這一代的詩在欣賞上大衆化，想必是可行的，想必詩人朋友樂意如此，不致迂闊得必待千年萬世之後再爲人所接受方稱甘心。希望創作與欣賞之不易調和的幾乎絕望，就此成爲史前，雖然未免心如天高，我的尙讀國校的女兒便已那麼激賞她們廋弦叔叔的「我等或將不致太輝煌亦未可知」，智商不過一二〇，不是大有可爲麼？如果說這部「剖釋」本身的價值可疑，我想伯乃一定寧可做一塊墊磚的；因爲我們如願卑微爲磚，我們便不再「不致太輝煌」的僅以祖產爲榮，而今代的中國的萬里長城，應該在我們這一代的手裏完成營造的。

目錄

第一冊

長城之磚	朱西寧
第一章 詩與詩人的存在	一
第二章 詩的本質	八
第三章 詩的語言	一五
第四章 詩的形式	三〇
第五章 詩的音樂性	四六
第六章 詩的意象	六四
第七章 詩的象徵	八一
第八章 詩的情趣	九九

第九章	詩的對比·····	一一六
第十章	詩的境界·····	一三六
第十一章	詩的奧秘·····	一六二

第二冊

第十二章	詩的真境·····	一七七
第十三章	詩的具象與抽象·····	一九四
第十四章	詩的明朗與晦澀·····	二〇九
第十五章	詩的創造與表現·····	二三〇
第十六章	詩的外延與內涵·····	二四七
第十七章	現代詩的廣度與深度·····	二六七
第十八章	現代詩的社會性·····	二八五
第十九章	詩與人生的意義·····	三〇一
第廿章	詩與詩的箋釋·····	三一四
附錄：中國新詩的興起與發展·····		三二六

第一章 詩與詩人的存在

詩是文學中的精華，一切藝術的燐光，集人類智慧於一點的最精鍊的形式。它以最簡潔的文字，表現最深、最廣、最厚的思想。它像一顆懸在天庭中的鑽石，熠閃着永恆的光輝，照耀寰宇，當世界愈黑暗的時候，愈能顯示出它的光芒。如果這世界；這漫長的人類生存的過程中，如果沒有詩，沒有這足以表現真實的人性的理想的精英，人類真不知如何挪完那一大段生命的空白，那近於絕望與茫漠的空虛與寂寞。科學可以使人類一夕之間建立起高樓大廈，也可以在瞬息之間摧毀一座高樓大廈，卻無法捏造一撮人類精神的世界，而詩人卻能在這科學方法所無能為力的情境中，塑造起人類不滅的精神的世界。美國當代詩人卡爾·桑德堡 (Carl Sandburg) 經常獨自走到林中，在那兒散步、看樹、仰望天空。去體味孤獨的經驗，他就是痛感於近代物質文明的重壓

和機械的爭吵，使他不得不遠離這喧囂的噪音，遠離這完全物化的社會，去認知自己生命的真實。因為物質使人生成了公式，使人成了按時上班下班、坐電梯、搭乘巴士……一切的活動都被刻板地安排有一定的規律中，他已完全喪失了自我生存的價值。而人類的生存，尤其是有價值的生存，大都不是完全爲己，而是爲了一個龐大的社會的主宰。於是，個人的「理想」與「價值」應以全人類的「理想」與「價值」爲依歸。

任何一位詩人，他的產生和成長，都不是偶然的。他必須植根於現實環境的撲擊與體驗。他和常人一樣，生存在同一社會裏，同一水土凝合的地球上。但他比常人對這社會上的一事一物的感受，要深沉、苦痛、真切。尤其是一個够格的現代詩人，他必須具有高度的對現實社會的剖解力，他不但要觀察現有的外在世界，同時也挖掘人心底裏的真實。

詩成於剖心之痛，淚滴之瞬間。

作爲一個現代詩人，他必須承納機械的爭吵，物質文明的痛擊。他必須在自覺的世界中尋覓自己、發現自己、認定自己，將外在世界中的諸多事象吸入自己的心室，然後讓其雜亂陳列，然後沉思。然後反省。然後賦予一種生命而顯示之。因而，詩必須忠實於自我的表現，必須緊握人類的自我的心意，讓其赤裸、讓其呈現。T. S. 艾略特 (T. S. Eliot) 一再強調詩並非「個性」(personality) 之表現，而是透過心靈與心靈間的再現。存在主義哲學家以「情意我」爲中心，

以存有 (Being) 爲歸屬。他們特別強調了「自我」的存有，他們反叛了從來的所謂「我思故我在」的學說，而以「我在故我思」的論點爲基線，相信「存在必先於本質且創造之」。沙特 (Jean-paul Sartre) 說：

「假如我們細心研究一件工業產品——例如一本書，或者一把紙刀——我們即可瞭解，製造它的工匠心中必先存有它的概念；他曾注意到紙刀的概念，同樣也注意到先存在的製造技巧——這是觀念的一部份——實際上，也是公式。因此，紙刀在某種情況下一方面是一件被製造的物，而在另一方面又可有某種用途，因爲我們不能假定一個人會製造一把紙刀而不知其用途。於是，我們說紙刀的本質——即是使它能被製作出來及具有意義的公式與性質之總合——先於它的存在。」

沙特這一觀念影響了現代詩人的創作觀念，使他們急於認識自己，尋覓自己，將自己的血手挖空自己，然後再建造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一座指標。今天大多數詩人，都從事於人類心靈的發掘，他爲了「傳真」這一代的內在真實，他不得不援用諸多科學的法則，將原有的世界搗碎，然後再度依據自己的理想把它拼湊起來。而當他決心要搗碎前人的法則的時候，他自己必先有一個先存的完美的概念，這一個完美的概念必然會與過去的舊有的經驗相矛盾、相衝突。因此，他必須具有更充沛的精力把原有的經驗壓抑下去，讓新的、完美的概念抬頭，所以他所運用的技巧，

一定比前有的法則，更爲精銳，更爲複雜。T·S·艾略特要「詩人應在不影響他所需要的感受力和不妨礙他所需要的懶惰的範圍之內，儘量吸收學問。」這正說明了現代詩人所需要的知識，並不是侷限於某一部門的學問，而是廣博的、普遍的知識。一首够水準的詩，往往會同時存在着社會學、社會心理學、變態心理學、人類學、人格學、民俗學、神話學、語源學、語言學、語意學、政治學、哲學，甚至於軍事知識……等等。詩人在心裏最初存在的意念，只不過是詩的素材，而這種素材未必就能成爲詩，它必須經過詩人提煉、塑造，始能成爲詩。而詩人所運用的提煉、塑造的法則，往往是牽涉到各種學問。

當全世界人類吶喊着「迷失」、「苦悶」、「徬徨」的時候，存在主義的哲學告示了人類重要的存在。海德格 (Heidegger) 認爲「人之存在」其最基本最內層的特性，即在於「在世界中之存有」一點。他說：「人一旦失去自我，就變成『任一人』。作爲『任一人』，他只能是一羣中的一個；只能隨着外界條件滾來滾去。世界使他如何，他便如何，完全忘失自己的使命和主宰。」而事實上，今天是一個自我覺醒的年代，而三十年代裏的那些「迷失」，五十年代裏的「嘔吐」都已經成爲歷史的渣滓，今天值得重視的是人類自身生存的價值之追認，詩人們從內在世界裏喊出真實的自我，使人類自卑的塵世中提升到至美的境界。他能使人類在哭泣中抹乾眼淚，使人在狂笑中靜默下來，聽自己的心聲。當年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說：「詩是使

醜惡的人生變爲美，而美化的人生更美、更完善。」今天，固然許多詩人都極力掙脫抒情詩的法則，但詩的本身仍然是企圖給人予快感（Pleasure），而這種快感除了詩的本身意義，有時是一無所有。但一首够格的詩，無論它的形式如何的標新立異，無論它的語言如何的晦澀難懂，但它本身必須賦予讀者一種感性。這種感性是人類心靈的共同的意識——美。

我們無可否認的，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面向着歷劫的殘餘與極度破壞的世界，紊亂和不安造成的人類對生存的脅迫，物質文明之壟斷，機械工業所造成的人類生活方式之忙錄，一週有六天總是在金錢與權勢間爭執，人類的神經遂成了拉緊的彈簧，過度的緊張令人窒息、恐懼和不安。而詩人們多少總是在這被窒息的一代中。因此，他的體認比任何人都要真實、苦痛。我們都能一致相信詩人的感覺，的確要遠比一般常人敏銳，他所感的，常人不一定都能感到，因而當他觸及這一人類慘痛的焦點時，他是急切地替人類尋求一條較爲舒坦而寧謐的小徑，讓匆忙的人類得以喘息，而渡過這漫長的人生之路。

所以，我個人一直堅持無論是現代詩，或昔日的詩歌，它的效用，或者說給予人類的唯一的功，就是給人一種快感。它能幫助人尋找一個物質以外的世界。我們知道，人類大都是生存在兩個世界內：一個是自然世界，一個精神世界。自然世界是外在的物質的世界，是有限的，是具象的。而精神世界是內在的心靈的世界，它是無限的，抽象的。有限的物質世界，可以靠勞力奪取

而獲得，因此它特別容易使人滿足，特別容易令人厭棄。我們一個人肚餓了，只要買二個饅頭就能餵飽而不覺饑餓難耐，這是具象的物質的世界。而人類除了這具象的物質世界，就是無限的精神世界，這個精神世界也是難以滿足的世界，我們經常會看到某些人，擁有汽車、洋房、金錢、婢妾，但他仍然感到空虛寂寞，一無所有，這就是他在精神世界裏喪失了一切，他徒有的僅是物質的世界，而這物質的世界，他已經應有盡有，可以說一無所求了，但他的精神失據，生活的情趣自然益形於單調乏味。一個人之所以對生存感到依戀，是由於其對欲望的未能完全滿足，也就是說他對生存的希望有所追求，而精神的世界，就是令人永遠不能滿足的世界，因為它根本沒有具體的形象給人類去抓牢它，它是超時空的無限的世界。我不知時下的現代詩作者，是否顧及於此，如能顧及於此，我相信絕不會被責為象牙塔裏的玩物。因為任誰都擁有兩個生存的世界——精神的和物質的。

詩人的心靈活動是一條漫長的創造曲線，他不斷地努力於他自身以外極接近於靈性的追求與創造。而現代詩，或者是現代藝術，現代小說都已日漸遠離了一般普通的讀者，而且成爲一種專門知識。換句話說，現代詩已非一般常識所能處理的問題，而是要苦心焦慮和創作者一樣，挖空心底的一切雜念，專注於作品本身的鑽研，始能獲取作品所能賦予的某種快感。如果讀者僅憑着個人的直覺，或者有限知識，甚至於因循於過去的「一目瞭然」的法則，自然對現代詩來說是無能爲力了，不但在詩裏找不出你所要的東西，根本連詩的門框都無法跨過，你又如何去尋找那些

隱藏在詩裏的內涵力——至真、至善、至美的東西。

詩人創造一首好詩，固然不易，而讀者要想瞭解一首也同樣不易，他必須具有詩人的同樣智慧，和詩人一樣苦心焦慮，始能挖出詩裏的內涵力。一首詩的成功與否，不在於時下的瘋狂喝采，或者那種擠看明星式的掌聲，而是它是否能在歷史的篩漏中，不被淘汰，能在每一個年代中被人咀嚼，被人接受。因此，一首詩的價值，不在於商業市場的暢銷與否，而是能否在長久的時間考驗下存在。正如一個人，是否被歷史重視，絕不是取決於金錢與權勢，而是他對人類貢獻了多少，以及他到底貢獻了什麼。

人之存在，存在於他沒有失去自我。詩之存在，存在於它本身賦予人類一種美，一種真實，一種快感。

第二章 詩的本質

有關詩的本質之確立，歷來詩人、學者、文藝論評家都有過極為廣闊的討論，而各家之說都不相一致，各據各的立論，各據各的觀點。有的認為「詩言志」。有的以為「詩以達意」。有的以為詩是「有韻的文章」。卡萊爾以為詩即「我們所稱為音樂的思想的」。Cowthope 在他的著作 *The Liberal Movement in English* 一書中說：「詩是產生快感的藝術，用有韻的文句來適當的表現想像的思想與情感的」。「英國百科全書」中 Watts Duntun 認為詩是「以情緒而有韻的文辭，來具體表現人類的心靈的藝術」。雪萊 (Shelley) 認為「詩是想像的表現」。日本詩論家荻原朔太郎則認為「詩乃係由主觀態度所認識的宇宙的一切存在。」而早年古希臘人和亞里士多德都認為詩是「模倣的藝術」。我們暫且拋開各家的立論，先從「本質」兩字着手探索，